



寻找

更明亮

的天空

[阿富汗] 古尔瓦力·帕萨雷 [英] 娜德纳·古力 著
Gulwali Passarlay & Nadene Ghouri
吴超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The

Lightless

Sky

寻 找
The

更明亮
Lightless

的天空
Sky

〔阿富汗〕古尔瓦力·帕萨雷 〔英〕娜德纳·古力——著
Gulwali Passarlay & Nadene Ghouri

吴超——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更明亮的天空 / (阿富汗) 古尔瓦力·帕萨雷,
(英) 娜德纳·古力著; 吴超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11-4772-2

I. ①寻… II. ①古… ②娜… ③吴… III. ①长篇小说—阿富汗—
现代②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372.45②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3418号

The Lightless Sky by Gulwali Passarlay
Copyright © 2016 by Gulwali Passarl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7-490

XUNZHAO GENGMINGLIANG DE TIANKONG

寻找更明亮的天空

(阿富汗) 古尔瓦力·帕萨雷 (英) 娜德纳·古力 著 吴超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王筠竹
特约监制 赵 菁 孟 玮
特约编辑 郑晓娟
装帧设计 xtangs@foxmail.com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e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772-2
定 价 55.00元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母亲，

以及在世界各个角落
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庇护的六千万难民
和因为各种原因而流离失所的人。

前 言

命悬一线，我想象着被淹死的滋味。

看来就这样了：我再也没有机会感受妈妈温暖的怀抱、爸爸有力的臂膀，还有家人们无微不至的关爱。浊浪排空，也许下一秒，我幼小的身躯就将被整个吞下，消失在冰冷、黑暗的大海深处。

“妈妈，妈妈！”我大叫着，祈求妈妈能突然降临，抓住她十二岁的儿子的手，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这段旅程本该是我崭新人生的起点，而非终点。

不知在哪里听说过，溺亡是一种非常平静的死法。不管这话出自谁人之口，他显然没有见识过一艘满载难民的破船在地中海猛烈的暴风雨中飘摇时，满船人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情景。

早在一天前，我们就已经吃光、喝净了船上本就少得可怜的食物和淡水。此时此刻，弥漫在人群中的只剩下恐惧的气息，以及呕吐物和粪便的熏天臭味儿。黑夜仿佛没有尽头，它葬送了希望，也夺走了我们的勇气。绝望装满我的口袋，像石头一样沉重。

当初从土耳其开船时，那个白头发的库尔德蛇头曾向我们保证说，不出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希腊。此人替一个势力很大的国家级代理人做事。而那样的大人物通常躲在幕后，掌握和操纵着所有需要经过他们国家的难民走私业务。钱在人与人之间流转，交易通过一系列地区代理和地方中间人达成。整个难民走私行业犹如一座金字塔，处在塔尖的国家代理人下面通常有数个地区代理和几百个蛇头、司机和向导等人。他们同时操控着几百甚至几千个难民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运活动。

然而今天，这个库尔德人食言了。起程已经两天了，我们仍在海上。

出发第二天早上，离岸足够远时，船长撤下了土耳其国旗，升起希腊国旗。这本该是个好兆头，但我却觉得不太对劲。如果我们已经进入希腊海域，为什么却迟迟没有靠岸呢？大家议论纷纷，都怀疑出了什么岔子。而被关在船舱底下的人们——他们占了总人数的一多半——则开始恐慌起来。他们是最先登船的人，为了能上船——尽管这只是一艘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观光船——他们还曾蛮横地推开那些身材瘦弱的同胞。上船之后，船长和他的年轻手下径直把他们塞到了甲板下面。他们谁都想不到自己会被锁在一扇铁门之后，如同置身一个浮动的棺材里。于是，他们整夜呼号，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来。感谢真

主，我并不在他们的行列中。

我是最后登船的少数人之一。在码头时，我就一直忐忑不安，生怕没有登船的机会。最后上了船时，船舱里已经挤得连个孩子都塞不进去，所以我被安置在露天的甲板上，谢天谢地。作为船上唯一的小孩子，即便一切顺利，我幸存的概率也并不乐观。但在甲板上，我至少还有抗争的机会，不像底舱那些人只能听天由命。

船上没有厕所。有的人直接尿在裤子里，有的人则尿在空瓶子里，还有些人甚至把尿储存下来当水喝。脚下污秽遍地，那是混合了海水的屎和尿。即便在露天的甲板上，我们也能被臭气熏得睁不开眼睛。坐在甲板边缘的木长凳上，我的屁股被硌得快要开花了。而我们又彼此挤得你我难分，就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睡觉更不现实，因为睡着不超过两分钟便会被挤醒。

哈密德紧挨着我。他二十出头，是我六天前才认识的朋友。我们彼此枕着对方的肩膀休息。我还有一个朋友，名叫迈赫兰。不幸的是，他被困在甲板下面。夜里，我能听到他凄惨的呼叫：“安拉，救救我们吧！安拉！”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天夜里：船长允许我和哈密德爬上驾驶舱的舱顶。我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优待，或许是船长可怜我，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孤身一人背井离乡。

大浪不停地摇晃着船身，我们在高处反倒觉得安全些。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伸展胳膊和双腿都令我们备感惬意。但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时刻保持紧张，因为稍不留神，我就可能被甩到海里。我不会游泳，掉进水里必死无疑，因为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跳下

去救我。虽说我们身处同样的不幸，可逃难就是逃难，自身都难保，谁还有闲工夫关心别人的死活呢？

第三天破晓，船长已经有些气急败坏了。他不停地用土耳其语对着无线电大吼。我想他比谁都清楚，没有食物和淡水，我们撑不了多久。而他更担心碰上土耳其海警船，因为私载难民偷渡是要坐牢的。

我偶然听到两个人在密谋夺船。他们和我一样，都是阿富汗难民。

“咱们先制伏船长，把他绑起来。”一个人说。

他的朋友摇摇头：“笨蛋。要是绑了船长，还有谁能把我们带到希腊去啊？”

第二个人说得没错。

不管乐不乐意，我们的命运就攥在船长手中。他，还有大海。

缺吃少喝令我昏昏沉沉，我一度出现幻觉。我的喉咙像着火一样干渴难耐，连张嘴呼吸都变得痛苦不堪。不过，说不定这倒是个转移恐惧的好办法。我幻想着抵达希腊之后一切将变得多么美好——起码有地方能洗去这一身的脏臭，仅此而已。听起来有些可笑，但我不停地想象着穿上新衣服，以及新衣服摩擦着干净皮肤的美妙感觉。

也许因为我满脑子都想着活命的事，所以没工夫思念远在故乡的家人。妈妈曾付钱给蛇头，让他们带我和哥哥哈扎特离开阿富汗，去任何可能安全的地方。然而实际上，我们只是被丢进了不同的地狱。

想到妈妈坚定的决心，想起她再三叮嘱我不要放弃的话，我身上仿佛又升起一股奇异的力量。“保护好自己，别再回来。”这是她对我和哥哥最后说的话。她送我们到异国他乡寻找庇护，无非是想让我

们活下去，让我们逃脱恶人的屠戮。

可是很多次，我倒希望她没有那么做。

第三天下午某时，引擎忽然像咳嗽一样“咔嚓咔嚓”呛了几声，随即彻底安静下来。船长起初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渐渐地，他也沉不住气了。船上古董一样的破柴油机死活发动不起来，他气得头上直冒烟，累得汗如雨下，嘴里更是骂个不停。最后，他再度抄起无线电，对着里面一通吼叫。但这一次，他用了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终于，一番激烈的对话之后，他让一个懂土耳其语的人为我们翻译。

“他们正派一艘新的船来接你们。”翻译大声宣布，“别担心。”

船长冲我们微微一笑，露出两排黑乎乎的烂牙，但他的眼睛暴露了真相，那里面的神色令我恐惧不安。整船人，能活下来的有多少？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全部。只是谎言如此轻易地从他口中说出，让我不得不感到无比的愤慨。

当天气进一步恶化时，我的忧虑得到了印证。狂风卷起惊涛骇浪，像怪兽一样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怒号。

“妈妈呀，妈妈，我要妈妈。”我又开始呼唤远在阿富汗的妈妈。我是一个迷途的小男孩，即将葬身在这异国寒冷的大海上。

在登上这艘难民船之前，我甚至连大海都没有见过。我对它的唯一认识来自学校课本上的插图。真实的大海，其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在我看来，那翻滚的波涛无疑便是地狱的入口。

但我总算离开了甲板，爬到更高的位置——驾驶舱顶上。这里空

气更好，空间也更大，可如今每一个波浪都把我像布娃娃一样来回摇晃。我瘦弱的双手拼命地抓住栏杆，紧绷的指关节白森森的，看不到半点儿血色。

几个小时后，船开始进水，人们惊恐万状、大呼小叫。困在甲板下的人开始疯狂地踢打舱门。“我们快被淹死了！”他们喊道，“放我们出去！看在真主的分儿上，放我们出去！不然，我们会死在这儿的！”

船长挥舞着一把手枪，并对着天上连开数枪，但此刻已经没人理会他。似乎所有人都认定，翻船已经不可避免了。

然而奇怪的是，有那么短暂的一刻，我却格外平静，仿佛铁了心听天由命。“可怜的古尔瓦力，看来今天你死定了。”我想象着溺亡的过程，如同亲历一般清晰、真切。冰冷的海水没过头顶，世界顿时一片黑暗，我的人生开始在眼前一幕幕重现：爷爷、奶奶智慧而又干瘪的脸庞；四岁时的我在一道山涧旁放羊；我昂首阔步地随着爸爸穿过集市，他胳膊下面夹着他的医用显微镜；和兄弟们在葡萄藤下躲避毒辣的太阳；在我家的裁缝店里帮忙熨衣服时，满屋热腾腾的蒸汽的味道；还有妈妈打扫院子时低声的哼唱。

不。

我绝不能放弃！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逃亡了整整八个月。而就在这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彻底告别了天真的童年时代：我经历过无法形容的屈辱和危险；我曾亲眼看到同胞被人打得遍体鳞伤；我曾跳下高速行驶的火车，也曾在蒸笼一样的货车车厢里一连待上几天，直至差点儿被闷

死；我曾艰苦跋涉，走过崎岖凶险的边境通道，并因此两度入狱，还数次遭到边境守军的枪击，他们的子弹“嗖嗖”地从我头顶飞过。几乎每一天，我都能目睹人对同类所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暴行。

既然那么多九死一生的艰难险阻我都挺了过来，眼前这一关又有什么理由挺不过去呢？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求生本能给了我动力。我不想死，不想死在这里，不想以这种方式——在冰冷的海水中窒息而死。如果死在这里，又有谁能发现我的尸体呢？

妈妈的脸庞再度浮现在眼前：“古尔瓦力，你留在这里会有危险的。我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如果看到我现在的境地，她会作何感想呢？她会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这个念头已经足够给我带来力量。我知道船长对大家撒了谎——不会有别的船来接我们了，而这一艘船用不了多久也将沉没。到了这个关头，我当然有理由对他要我们弯腰藏好的命令置若罔闻。

我在包里找了找，掏出一件红色的衬衫。那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买的，原打算庆祝抵达希腊时才穿。现在，我把它拿在手中，拼命地挥舞着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快来人啊！”

我没有注意到船长就站在我背后。当我转过身时，他一脚踹在我的脸上。结果，我连翻带滚地掉到了甲板上，还差一点儿从船舷处跌进大海。我眼冒金星，不顾一切地抓住栏杆。尽管船身剧烈摇晃着，但我仍然高举着一只手，继续挥舞衬衫。船长又朝我扑来，我猜他一定想把我丢到海里去。可这时，其他人在我的带动下也纷纷开始大声求救，并挥舞着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来吸引任何人或过往船只的

注意。

我们的船好像突然打了一个重重的嗝儿，紧接着，船头深深地钻入水中。人们尖叫着，争先恐后地逃向船尾。因为船长那一脚，我此刻仍晕头转向，唯一能做的就是护住自己，免得被惊慌失措的人群踩死在甲板上。

显然，我们的船完了。随着一阵恐怖的喷气声，船尾也没入了水中。

船要沉了。

我闭上眼睛，开始祈祷。

第一章

“你是从河的上游漂下来的。我发现你时，你就躺在一个小箱子里。”

我将信将疑地望着奶奶。

她俏皮地冲我眨了眨暗褐色的眼睛。那是一张饱经风霜、“沟壑纵横”的脸。岁月的艰辛和阿富汗强烈的阳光在那上面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那时，我才四岁，正天真地问奶奶我是从哪儿来的。“你骗人，老妈妈。”

叫她“老妈妈”总能令她喜笑颜开。

“老太婆怎么会骗人呢？我在河上发现的你，然后就抱回家了。”

说完，她抿着嘴直笑——因为她嘴里一颗牙都没啦，并用两只有力的胳膊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是爷爷、奶奶的第二个孙子，比我的哥哥哈扎特小一岁，但我觉得我才是爷爷、奶奶最疼的人，他们在他们心里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 * * * *

我们是普什图族人，这是一个以忠诚和骁勇著称的民族。我们的家位于阿富汗东部的楠格哈尔省。这是阿富汗人口最稠密、沙漠和山地分布面积最广的省份。同时，它也是阿富汗传统氛围相当浓郁的一个省份。即便今天，地方当局仍然在依靠封建部族那一套进行治理。

我生于1994年，一年后，塔利班政权基本控制了阿富汗。塔利班属于极端保守派，它的崛起，对许多阿富汗人，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件好事。人们将塔利班视为一支具有稳定性的力量，相信它能为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定。要知道，从苏联入侵到后来连续不断的内战，阿富汗人民在困苦与战火中已经煎熬超过了十五年。

我的爷爷和奶奶自从结婚之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的难民营里。我的父母也是在难民营里认识并结婚的。我出生之时，阿富汗在塔利班的统治下正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暂时远离了战火和硝烟。

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时跟着爷爷一起在山里放羊。爷爷在我的母语普什图语中叫作 Zoor Aba，是“老爸爸”的意思。他是农民，也

是个牧羊人。爷爷身材矮小，但因为常年裹着传统的灰色头巾，个头儿倒显得高了些。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虽然眼眸之中可见一些淡褐色的斑点——时常闪烁着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神采和光芒。

每年春天，他都会赶着成群的牛羊到最远的山区寻找最新鲜和肥沃的牧场。爷爷和奶奶的家，就是一顶用木桩和绣花布搭起来的旧式帐篷。因此，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家安到哪里。搬家时只需要两头毛驴就够了，把帐篷、油、大米以及奶奶烤馕饼用的面粉统统驮在驴背上。以前，我经常目不转睛地看奶奶在平坦的石头上揉面擀饼。随后，她在地上生一堆火，用树枝搭一个架子，再拿铁链绑住平底锅，并把锅吊在火上面，擀好的面饼就放在锅里烤。那时，我喜欢帮她去采野生荨麻，她能用它们做出味道鲜美的汤。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总之在我这样一个仿佛永远都吃不饱的小男孩眼中，她在那个平底锅里做出来的任何东西吃起来都是天底下最令人难忘的美味佳肴。

每年秋色渐浓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会收拾家当开始下山。他们必须及时返回文明世界，免得被冬天的大雪困在山里。下山之后，他们便与其他家人会合——六个孩子和一帮孙子、孙女。我们整个家族住在一栋用石头垒起的毫不规则的风子里。它矗立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虽然简陋，但却温馨而舒适。

爷爷对家的爱如烈火般炽热。他和奶奶都是爱笑的人。记忆中，我似乎从来没见过他动过怒。有一次，我用弹弓差点儿崩瞎了他的一只眼睛。他流了满脸的血，我想那一定疼死了，但他却丝毫没有怪罪我。相反，他用他独特的幽默跟我开玩笑说：“打得真准，古尔瓦力。”

奶奶比爷爷还要强壮些。论体格，她绝对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当家人，但我看到的却是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阿富汗流行包办婚姻。家族与家族之间根据社会地位或部落地位安排婚事，有时甚至为了促成一桩生意而让子女们结合。因此，你只需谨遵父母之命，并尽力维持你的婚姻——你别无选择，因为在阿富汗，女人是禁止离婚的。

爷爷曾经向我解释过一次，他说女人轻浮、糊涂，根本不懂得离婚的后果有多严重。再说了，离婚之后谁来照顾女人呢？男人有权休掉他们的妻子，而被休的女人难免会遭人白眼。我只认识一个被丈夫休掉的女人。她被自己的哥哥接回了家，但她的整个家族都为此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幸运的是她的哥哥接受了她的，没有把她丢到大街上自生自灭。

我的爷爷、奶奶恐怕从来都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他们结婚时，爷爷十八岁，奶奶十五岁，婚礼当天两人才第一次见面（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还很常见）。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经过多年的夫妻生活，他们两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难以割裂的特殊纽带。

我就像爷爷和奶奶的影子。三岁时，爸爸、妈妈就同意我随爷爷和奶奶进山了。而在随后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和爷爷、奶奶，以及他们最小的女儿——我的姑妈科萨拉（普什图语为“快乐”的意思）一起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科萨拉姑妈比我大十二岁，感觉就像我的大姐姐。夜晚，天空中繁星密布，我们住在同一顶帐篷里，依偎在爷爷、奶奶中间安然入睡。

五岁时，我已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牧童，甚至可以独自担当起剪

羊毛的重任。我能认出每一种动物，并教会它们准确识别我的口哨。这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我尤其喜欢看爷爷的两只牧羊犬工作。其中一只是个虎头虎脑的大家伙，名叫托蒂。另一只小巧可爱，我们叫它坦达尔。它们围着羊群跑前跑后，把每一只羊都管教得规规矩矩。有一个本地的兽医，为了给羊看病，每次都要翻山越岭。记得当时我对兽医这个职业崇拜极了，并幻想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兽医。他精湛的医术和他给羊看病时所用的各种工具，令我羡慕得如痴如醉。

总而言之，那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简单、最田园的生活。

冬天，我会骄傲地跟着爷爷一同下山回到镇上。当然，我们总是满载而归：野果、蜂蜜等各种山货不一而足，还有一种黏稠的、未经过任何加工的奶油——早餐时，我们总喜欢在馕上抹上厚厚的一层。爷爷每次都带我去集市，用带回的山货换些生活必需品，比如大米或农具。集市上热闹非凡，什么都能买到。

回家意味着又能看到父母和兄弟。尽管平时与绵羊为伴也很舒服、惬意，但我还是会经常想念爸爸、妈妈。当然，他们也爱我。所以，回家之后，我能过上一段少爷般的好日子。

族内通婚是我们部落的传统习惯。我的父母就是远亲：妈妈是我爷爷妹妹的女儿，也就是爷爷的外甥女。当年，爸爸、妈妈在难民营里成婚时，妈妈十五岁，爸爸二十岁。不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爷爷、奶奶带着家人逃离了那里。据估计，从苏军占领到后来的内战，前后十五年，阿富汗约有三百万人死亡。这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另有数百万人逃到国外，沦为难民。

然而，即便身处乱世，爷爷还是靠着勤俭节约，使我爸爸——他